

ZHONGXUE YUWEN
ZHIJIAOLI
WENBEN JIEDU SHEJI
SHISHI PINGJIA

中学语文 执教力

文本解读·设计·
实施·评价

◎主编 朱昌元 张震雷 冯妙群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学语文 执教力

文本解读·设计·
实施·评价

ISBN 978-7-5536-4443-1



9 787553 644431 >

定 价:40.00 元

ZHONGXUE YUWEN
ZHIJIAOLI
WENBEN JIEDU SHEJI
SHISHI PINGJIA

中学语文 执教力

文本解读·设计·
实施·评价

◎主编 朱昌元 张震雷 冯妙群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语文执教力：文本解读·设计·实施·评价 /
朱昌元，张震雷，冯妙群主编.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536-4443-1

I. ①中… II. ①朱… ②张… ③冯…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法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2043号

中学语文执教力——文本解读·设计·实施·评价

ZHONGXUE YUWEN ZHIJIAOLI WENBEN JIEDU SHEJI SHISHI PINGJIA

朱昌元 张震雷 冯妙群 著

责任编辑 冯傲雪

责任校对 张小飞

美术编辑 韩波

封面设计 林智广告

责任印务 吴梦菁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金华市远大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420 000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4443-1

定价 40.00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电子邮箱 zj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模块一
文本解读

专题一 文本解读的理论与方法

- 一、社会历史视角解读 / 1
- 二、文化视角解读 / 3
- 三、作者意图解读 / 5
- 四、语义学解读 / 8
- 五、叙述学解读 / 10
- 六、文体学解读 / 14
- 七、以意逆志法解读 / 17
- 八、评点式解读 / 19

专题二 中学语文常见文本的解读

- 一、文学类文本解读 / 25
- 二、实用类文本解读 / 40

模块二
教学设计

专题一 教学设计的一般知识

- 一、教学设计的目标 / 52
- 二、教学设计的内容 / 59
- 三、教学设计的评价 / 68
- 四、教学设计的反馈 / 76

专题二 阅读教学设计艺术

- 一、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 / 85
-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教学 / 108
- 三、文言文阅读教学 / 111

专题三 写作教学设计

- 一、叙事类写作教学 / 119



二、议论类写作教学 / 135

专题四 口语交际教学设计

一、演讲 / 144

二、访谈 / 149

三、辩论 / 156

专题五 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

专题一 课堂教学行为

一、讲述 / 190

二、提问 / 200

三、课堂管理 / 211

专题二 课堂教学语言

一、课堂教学语言的风格 / 224

二、课堂教学语言的修炼 / 235

专题三 板书和教学媒体

一、板书与板书设计 / 247

二、课件与白板 / 256

三、其他教学媒体 / 268

模块三

教学实施

专题一 教学评价的类型

一、课堂即时评价 / 281

二、作业评价 / 286

三、考查与考试 / 294

专题二 教学反思的类型

一、教后小记 / 306

二、案例评析 / 314

三、教学随笔 / 323

模块四

教学评价

模块一 文本解读

专题一 文本解读的理论与方法

● 专题导引

文本解读,是指读者对文本进行阅读、理解与解释的活动。读是文本理解的起点,侧重于文字、结构以及作者写作背景等的研究,意在尽量读出文本原意;解,是以文本释义为起点,侧重于文本意义的辨析、评判以及潜在意义的发掘,要求有读者的创造性发挥。

文本解读是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起点,教师要使自己的教学具有足够的准确度、广度和精度,就必须在深入解读文本、充分驾驭文本上下功夫。本专题从文学艺术的构成要素出发,梳理并展现当前理论界主要的文本解读理论,并结合中学语文教学文本,介绍常用的解读方法。

✦ 内容详解

文本解读是对世界意义的揭示、对生命意义的阐释,解读文本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文本意义,获得关于世界的意义。通常地,人们认为文本可以拥有三层意义:一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观意义,即作者赋值的意义;二是客观意义,即文本问世后自身所具有的意义,文本一旦固定下来,作者的赋值便被文本的语言所物化,这一客观意义既是作者赋值的结果,也是读者对文本赋值的依据;三则是读者理解的主观意义,或者说是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的意义,即读者赋值的意义。^①由于对文本的三层意义关注的重点不同,从传统到现代,在文本意义的探求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

一、社会历史视角解读

这一解读视角是由马克思开创的,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以超越个人的层面,看整个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群体,着重于个人的行动、人与人之

^① 秦秀白,韩金龙. 论文本的解读[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 110-117.



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试图了解社会因素是如何通过人们的行为反映出来的。例如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马克思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深刻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与没落贵族阶级两大力量的尖锐斗争。

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必然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文本解读也必须从社会存在出发,关注围绕某个问题背后的种种社会因素,从而分析整个机制是如何纠缠在一起及如何运转的,并最终以何种形态在文本中得以表现。

❁ 案例呈现 ①

《华南虎》的作者是牛汉。牛汉,原名史成汉,1923年生,山西定襄县人。20世纪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文革”期间,诗从牛汉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他写下了不少诗作。这些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华南虎》一诗写于1973年6月,正是“十年动乱”的特定期间。诗人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一次,他去桂林,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这只老虎的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回到干校后,他就写下了这首《华南虎》。诗人以华南虎作为象征,表现的是自己在困境中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是一个囚禁生命、戕害生灵的年代。诗人以一颗敏感的心,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悲怆和苦难,同时也感受到了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屈的灵魂和挣脱禁锢、向往自由的顽强斗争精神。在诗作中,诗人把这苦难和血性赋予了一只只有生命的肌体却被囚禁的华南虎。牛汉擅于写在生命的扭曲中那不屈的灵魂。《华南虎》构筑的是一个扭曲生命的环境。华南虎本属于大山与森林,是属于大自然的自由的儿子,却被囚禁在铁笼里,供人观看、呵斥、捉弄。这既是现实性的描述,又是超现实的喻指。诗人把环境典型化,把虎人化,以此来写一个不屈的生命,来展示一个执着的灵魂。虎,在这里成了生命与灵魂的符号,铁笼恰是邪恶与困厄的象征,正是它扭曲了原本属于旷野、属于深山、属于野性的生命;也正是在这扭曲中,这生命才爆发出更大的能量,显示出更顽强的意志,更崇高的灵魂。生命之火在暗夜中显示出更加灿烂的光彩;灵魂之光在苦难中得到令人惊异的升华。诗人把充满哲理的思索和充满激情的想象,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影印到处于困厄之中的华南虎身上,控诉了制造苦难历史的十年浩劫,嘲讽了冷漠与麻木的“围观者”,颂赞了顽强的生命,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炽

①华南虎-牛汉创作诗歌<http://baike.so.com/doc/5396502-7576867.html>(有改动)。

热的情感。

✪ 述评

注重具体作品与作品背景、社会环境的关系,是社会历史解读的一个基本点。这一解读方法关注与文本创作相关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往往解析文本显示的鲜明时代特征,从而有利于开掘文章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意义。

案例中的解读抓住了牛汉创作这首诗时的社会环境,介绍了“十年动乱”时期人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受到禁锢的社会现实,详细阐述文本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创作出来的,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文化视角解读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所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起来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但却是一点也不美的。”^①

文本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通常包括四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其中作为核心的心态文化层,也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包含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解读就是要从文本中挖掘蕴藏的民族思维方式、精神价值体系以及民族群体的稳定心态和心理层次。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解读文本,能更深广地读出文本所包含的文化内蕴,从而加深对文本的认识。

✪ 案例呈现 ^②

鲁迅的第二层次的深刻在于:这种荒谬而野蛮的封建礼教的观念,是不是封建统治者、封建地主才有的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鲁四老爷是封建统治阶级,他有这种思想,看见祥林嫂头上戴白花就皱眉头;鲁四奶奶有这个思想,她不让祥林嫂端福礼,但,这并不太荒谬。荒谬的是,这种思想不仅是他们有,跟祥林嫂同命运的人也有,比如柳妈。虽然鲁迅没有写柳妈是一个寡妇,但从情节的上下文看来,她可能也是寡妇,老寡妇,何以见得?因为,她似乎当寡妇的经验很丰富。没听说她丈夫来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 生活与美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08.

② 孙绍振. 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与建构[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272-275.



看她,她也没像长妈妈回家探亲什么的,大体可以断定是跟祥林嫂同样命运的女人。她坚信菩萨把祥林嫂一劈为二是公正的,劝祥林嫂去“捐门槛”赎罪。这种寡妇罪有应得的观念,被统治阶级也当作天经地义,这才叫可怕。荒谬野蛮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被压迫者的潜意识里,到骨头里去了,荒谬到感觉不到荒谬了。举一个例子。祥林嫂在被绑去改嫁以后,很快丈夫得伤寒症死了,儿子被狼咬死了,她又回到鲁镇。这个时候,鲁迅在《祝福》里面单独一行,写了一句话: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读者早就知道她叫祥林嫂了,这不是废话吗?其实,这句话用意非常深刻。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为什么叫祥林嫂?因为她老公叫祥林。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谁都不知道。老公叫祥林,就叫祥林嫂。但是问题来了,嫁了第二个老公,此人名曰贺老六。再回到鲁镇来,有个学术问题要研讨一下,是叫祥林嫂还是叫老六嫂比较妥当呢?或者为了全面起见干脆叫她祥林老六嫂算了。“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对这么复杂的文化问题,碰头会都没有开,就自动化地,不约而同地“仍然叫她祥林嫂”。这里有一个思维套路,只有第一个丈夫算数,“好马不配二鞍”呀,“烈女不事二夫”啊,嫁第二个丈夫是罪恶呀,思想的麻木,以旧思想的条件反射为特点。

.....

被侮辱被损害者,并不感到不合理,不觉得可悲,也不觉得可笑,这种悲剧,这种悲喜剧,是不是更为令人沉痛?荒谬而野蛮的观念,成了天经地义的前提,成为神圣的观念,成为思维的习惯——所谓习惯,就是麻木,思维的套子。

更严重的是,这种观念不仅被统治阶级广泛接受,不仅大家有,而且被侮辱、被损害最甚的祥林嫂也有。当柳妈告诉她要被劈成两半,祥林嫂对这种荒谬,完全没有反诘,没有怀疑,她只有恐怖:生而不能做一个平等敬神的人,死而不能做个完整的鬼,这太恐怖了。这完全是黑暗的迷信嘛。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如果祥林嫂和我们一样,也有这份觉悟,那就啥事都没有。可她非常虔诚地相信了。她毫不怀疑地去“捐门槛”。我算了一下,大概花了一年以上,将近两年的工资。她以为用这样高的代价赎了罪,就可以摆脱躯体一分为二的恐怖下场,就可以成为平等的敬神者了。可是,她端起福礼的时候,却遭到了打击——鲁四奶奶觉得再嫁的寡妇,不管怎样赎罪,也不能端福礼。她跟祥林嫂非常有礼貌地讲“祥林嫂,你放着吧”,就是说,你没有资格端福礼,或者是,你端就不吉利。——福礼是什么?我最初不知道,看了夏衍改编的电影《祝福》才知道,

在一个漆成红色的木盘上面,放上一条大鲤鱼。端福礼,就是把这个盘子捧到神柜上去。但是,仍然不让她端福礼,祥林嫂这一下子,就像被炮烙似的——像个滚烫的铜柱子烫了她一下,从此以后脸色发灰了。她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记忆力衰退,刚叫她做的事就忘掉了。接着是,体力也不行了。鲁迅这样描述道:

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有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

祥林嫂精神恐怖的后果这样严重,精神崩溃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导致她走向了死亡。可是,恐怖的原因,杀人的凶手,在哪儿呢?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 述评

祥林嫂之死,悲剧根由在哪里?孙绍振先生不是从社会阶级力量的关系中探求,强调封建礼教四大绳索对祥林嫂的迫害,而是着眼于从文化内涵、文化语境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作品,关注鲁镇人(包含祥林嫂自身)这一群体是怎么看待“再嫁”这一生活现象的。

他指出,《祝福》文本显示封建礼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话语霸权,让“再嫁有罪”成为鲁镇人无意识层次的自觉行为,成为一种整体的思维定式、道德判断和生活方式。通过这一呈现,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祥林嫂的悲剧不仅是社会时代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这样的解读能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本能生成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三、作者意图解读

文学作品是作者创作的,总是深深地打上了作者的烙印,文本表现的内容和思想情感,是作者心灵的写照,作者人格的外化,“发愤著书”“文如其人”就不断印证着文品见人品的说法。西方文论则推重表现说,认为作品是作者心灵的表现,情感的流露。因此,有人主张文本解读应该从作者心理走向文本意义,以文本意义展现作者心灵。

这种观念内含着一种思维:文本解读与作者的个性、人格、思想、情感、价值观存在关联,关注重心落到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与创作心理。所以,作者意图的解读指向作者的生平、个性、人格和价值观,需要联系作者所处的社



会氛围、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

案例呈现^①

师：作者笔下江南的冬景是如此的明朗、悠闲，那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者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呢？也是如此的明朗和悠闲吗？你们看这是本什么书？（出示《郁达夫日记集》）

生（齐）：《郁达夫日记集》。

师：下面我们来看看作者当时的日记。

PPT依次展示：

（一九三五年）三十日（十一月初五），星期六，雨。

今晨一早即醒，因昨晚入睡早也，觉头脑清醒，为续写那篇《文学》的散文《江南的冬景》，写至午后写毕，成两千余字。

二十九日（十一月初四），星期五，雨。

家国沦亡，小民乏食，我下半年更不知将如何卒岁；引领西望，更为老母担忧，因伊风烛残年，急盼我这没有出息的幼子能自成立也。今日为防空演习之第二日，路上断绝交通如故……午后因事出去，也算是为公家尽了一点力。下午刘开渠来，将午前的文章搁下，这篇《江南的冬景》，大约要于明日才得写完寄出。

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三），星期四，微雨。

今天为杭市防空演习之第一天，路上时时断绝交通；长街化作冷巷，百姓如丧考妣。

十一月十九日（旧历十月廿四），星期二，在杭州的官场弄。

天气实在晴爽得可爱……像这样一个平和的冬日清晨，谁又想得到北五省在谋独立，日兵在山海关整军，而阔人又都在向外国的大银行里存他们的几万万私款呢！

师：这四则日记都选自《郁达夫日记集》，分别记于《江南的冬景》成稿的当天以及前几天。“家国沦亡，小民乏食”，“长街化作冷巷，百姓如丧考妣”，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结合这些背景材料，联系文本，大家有什么感受？

生：江南的冬景那么明朗、悠闲，文学描写是想象的，可以与社会现实不

① 朱昌元. 明朗的格调 悠闲的境界——《江南的冬景》课堂教学实录[J]. 语文教学通讯, 2012A(2): 16-17.

一样。

师:准确地讲,文学描写需要想象,需要创造,它以现实为基础,但可以不“照抄”现实,否则很容易成为新闻报道。

生:现实的丑恶、严酷可以引发作者对自然美的向往和追求。

师:说得很好,现实的丑恶,特别是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可以催生对美好、自由的境界的追求和创造。你的话很有哲理性,概括得很精练。

生:从日记看,作者是忧心忡忡的。作家的心灵在自然山水中得到了安慰。

师:是的,如焚的忧心可以在广阔、朴素、纯净的大自然中得到寄托,得到抚慰。刚才大家说的意思,不妨用“寄情山水”四个字来概括。郁达夫是个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作家,疲惫、痛苦的心灵渴望在美好的自然山水中徜徉、栖止,得到抚慰和寄托。

PPT展示:

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

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

我曾经到过日本的濑户内海去旅行,月夜行舟,四面的青葱欲滴,当时我就只想在四国的海岸做一个半渔半读的乡下农民;依船楼而四望,真觉得物我两忘,生死全空了。

——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游赏山水,表现山水,使心灵宁静,使人格净化,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也是促使郁达夫创作大量游记散文的重要原因。

当然,他笔下的农村、农民,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美化的成分,多多少少体现了旧式传统文人的理想,或者说偏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有时生活在想象的“桃花源”中,生活在自己用文字创造的明丽、闲适的境界中,借以安放自己那颗敏感、躁动而痛苦的心灵。

✎ 述评

朱昌元老师执教郁达夫《江南的冬景》,最后环节从作者的日记入手,揭示出郁达夫笔下江南明朗、悠闲冬景的背后,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心如焚。作者用文字创造明丽、闲适的境界,是为了安放自己那颗敏感、躁动而痛苦的心。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借助对当时社会环境和作者心境的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读者更容易走进《江南的冬景》,理解作者的写作意旨,从而加深对作品的



认识,丰富对作品的理解。

由此可见,理解作品的意义,可从作家的经历入手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也可从作家的个性入手考究作品的风格,还可从作家的价值观入手考察作品的思想。从作者原意角度解读文本,必须了解作者的性情、人格、创作境遇、写作目的等方面,才能切入得准而深。

四、语义学解读

语义学解读把语义分析作为文学批评的最基本方法和手段,要求对文本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分析词语和修辞手段所形成的多重意义——尤其是中心词的直接意义及所有内涵意义——分析它们与作品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支持文本的语境意义的。

语义学解读以文本为中心,强调文本自身的本体存在,把文本看成一个封闭自足的客体。研究的方式是对文本语义进行细致而精确的解读和钻研,通过研究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不同组合和运动,来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语词的意义受到文本中语言运用环境的影响,需要从词、句、段与上下文的联系中,来确定它们的具体意义。离开了具体语境就谈不上语言运用。语义学还把文本解读的重点,聚集到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方面,关注文本的语言、文字分析等问题。

⊗ 案例呈现 ①

我们接着来讨论第二个问题:“远”和“近”在诗中有着怎样的意味?

进入分析之前首先要明确,它们是“我觉得”的结果,来自“我”的内心感受,或者说是一种直觉;特别要注意的是,是“我”赋予“你”看的举动的,没有“我”对“你”的关注和在意,“你”的一举一动是无从显现的,也就不具备任何意义。如前所述,诗的第一节保持了“你”的世界的独立性、自在性,没有掺入任何主观因素;第二节则纯然是“我”对“你”的举动的主观感觉,是“我”的心理活动。

因此,“远”和“近”表达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从物理距离说,“你”看“我”是近的,“你”看云是远的;但从心理距离说正好相反——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往往是从违反常识、常理的地方开始的,按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① 魏天无. 文学欣赏与文本解读[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3-84.

的观点,是一种“陌生化”。物理距离是恒定的、可以度量的,心理距离则是模糊的、不可度量的。不过这一点并没有超越常识的范畴。问题在于,用来作“远”和“近”比较的两方是不对等的、异质的——一个是人,一个是自然物象,表面上似乎不存在可比性,除非诗人将云拟人化,或者将人拟物化,但诗中对“云”“我”没有任何的修辞处理,也没有任何修饰性的界定。那么,“我”和“云”怎么比较?此外,为什么是“云”而不是其他的自然物象,成为“我”的对立物?这个问题先提出,下面分析“云”的意蕴时再来讨论。

“远”和“近”是心理距离,是模糊的,是只可意会的;诗人又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很”,固然有音节上的考虑(将单音词变为双音词,更和谐;现代汉语中,双音词显得更上口),也使这种心理距离变得更加模糊。但换另一个角度看,加上“很”,读者对“你”——“我”与“你”——“云”之间距离的不同的感受,仿佛更为明晰,也更为强烈,虽然依旧无法量化。这正是诗歌语言的奇妙之处。

从语言特点来说,全诗使用的都是单纯的人称代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是现代汉语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汇,几乎没有修饰,但却反复使用了两个副词:一是表示时间的“一会”,一是表示程度的“很”。表示程度加深、加强的副词“很”,实际上有“越来越”的含义,它本身带给我们“动”的感受——它于不经意间,将“一会看”这种视觉上的时间的短暂,转化为心理感觉上的绵远悠长。此外,“远”的第三声(悠长)、“近”的第四声(短促)与它们各自的语义是吻合的。声调与语义的协调,是汉语特有的。古诗中的例子很多。

把上述两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后两句诗有着不尽的余韵和余响: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很远,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很近,很近……

⊗ 述评

上文紧扣诗句中的语词,分析它们的意义和使用方法。突出“你”“我”两词,因“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产生双方异质而不对等的效果;副词“很”“一会”的反复出现,带来了动感并引发绵远悠长的感受,使诗句产生了说不尽的余韵。

这一分析过程,多方位地呈现了语义学解读的主要方式:“远”“近”的音韵、字典义、语境义,对比、反复等修辞的运用及表达效果分析,意象“云”的意



蕴揭示、诗节景象客观呈现与主观感受表现间的层次性,以及主题意义的多侧面拓展等。

五、叙述学解读

叙述学分析主要围绕两大层次展开,一是叙事结构,一是叙述方式。前者探讨故事表层经验描述下的深层结构,后者研究叙述的组合潜力,包括由谁叙述和怎样叙述等问题。

叙事结构,指故事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原则,即故事中的人物、人物关系及情节发展变化过程。叙述学最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话语也像句子一样遵循着“语法”,一个叙事文本可以看成是一个带有各种主语、谓语、补句、从句及独立句的庞大句子。因此可以根据句子中各成分的功能,对叙事文本中的人物、情节等要素的功能进行分析。将文本中的各构成要素展现为一个共时矩阵结构,分析各行动元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和历史逻辑关系,就能发掘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正义与非正义、人与非人、人道与非人道等,从而解读出文本故事的深层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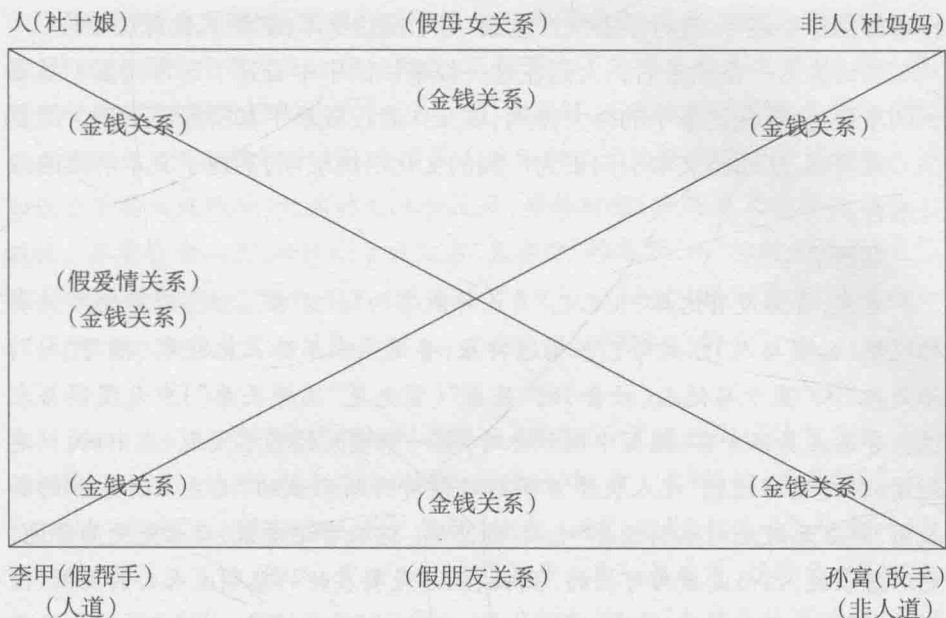
✧ 案例呈现

案例 1^①: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常被理解为“反封建反礼教的爱情小说”,但也有批评者借用结构主义的形式化方法,对文本的话语表层组织形式、各叙事行动元之间的关系(通常所说的小说人物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简化和浓缩,形成“共时结构叙事矩阵”。

从图中可见,杜十娘的“想要”欲望是脱离非人的场所,这是文本故事的第一推动力,一切故事皆由此衍生出来。她若想从杜妈妈那里得到做人的权利,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金钱”这一文本中至关重要的叙事代码。她和杜妈妈表面上是“母女关系”,言语间温情脉脉,其实“三百两银子”的赎身价才是冷冰冰的现实,故两者是对立关系。

① 李广仓. 金钱·爱情·人道[J]. 名作欣赏, 2002(4): 82-84.



主体欲望能否实现,还要靠“帮手—敌手”语义轴上的变化发展。表面上公子李甲“忠厚至诚”,且与杜十娘两情相知,是杜十娘实现“从良之志”的“帮手”。但历时性地阅读文本,读者却会发现李甲由帮手逐渐移位靠近敌手,与杜十娘的逻辑语义向矛盾关系转变,因为他与孙富都将杜十娘降低为“物”,进行金钱买卖。故在语义轴上可抽象为“非人道”逻辑项。若再进一步放到文本“行动元主体”的心理层面上分析,李甲在话语层面是单纯、无知、受骗,在骨子里却是没有把杜十娘看成与自己平等的、具有真正“人格”的知己爱人。杜十娘一心追求的就是人格和真爱,唯其如此,她才将文本中具有巨大动力的叙事符号——百宝箱深藏不露,因为一旦有金钱的参与,爱情就不纯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皆是她“想要”的动力在起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文本中解读出“爱情、金钱、人道”三重意义。不仅如此,批评者还从更大的层面上,通过柳遇春这一“虚设帮手”,解读了当时的文化语境和作者代表的知识分子心理。

❖ 述评

本案例首先仿拟句子的语法,将故事进行话语精简,并分析小说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然后构建了文本“人—非人”“人道—反人道”的形式化叙事矩阵。在分析叙事矩阵过程中,又结合小说人物心理分析、文本的修辞策略以及